明名臣言行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英國張忠烈王輔

字文弼祥符人累功封英國公卒于土木年七十三贈定興王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以父功進新城侯四年充征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安南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

兵鹹子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凱還進封英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九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獲陳季擴以獻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

二十年從上北征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

文皇崩禮部尚書呂震上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且易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有遺詔未可援此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縗服後仍白衣冠數月今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蹇義兼取二說上之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公如上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不及

宣德初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
蚤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
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
右備顧問王振專權覗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王王
亦依違以避禍正統十四年沒於土木之難王三征
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恭愼有禮爲武臣冠

襄城伯李公隆

字彥平和州人年十五襲父爵

祖旺從太祖開國有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濬

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靖難功多授奉天翊

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

石公其長子也襲封時雖甚少而氣槩英偉上深器

重之毎六師北伐輒分領兵扈從其應機發策出奇

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爲可用

丙申車駕臨北京命公留守南京仁宗卽位命總兵鎮

山海凡東北邊關皆屬節制威望著聞虜酋震懾未

幾復還南京洪熙宣德間屢有白金文綺之賜眷注甚篤公在南京十有八年荷列聖知遇褒嘉寵待所賜勑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

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粗細不同皆敬愛之如父母召還之日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雖總理軍政然謙巳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爲異同有司點民丁隸府軍往督府與兵部再閱之不中選者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兵非素習然方

壯願教練何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者

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曰軍事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然威令素著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侃侃正言犁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厲悔往修來不敢

欺公負墨以負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正統十二年薨時年五十有五

黄忠宣公在南京帥府叅賛機務日一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公丰姿疑重器宇宏遠最識大體接儒者之禮尤恭上下官僚靡不敬畏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督山襄毅公雲

字[illegible]徐州人累功官至都督同知卒年六十四

贈懷遠伯謚襄毅

文皇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陞都督僉

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

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徭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

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

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五

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

是蠻彝畏服嶺南無警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公繼之則
光前絕後矣公沉毅不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
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
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
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
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
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
子耶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
使應履平劾公擅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
伯謚襄毅

永寧伯譚襄毅公實

字仲宏丹徒人初補驍騎衛積功封永寧伯謚襄毅

父淥四從太祖開國有功留禦明州卒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補驍騎衛再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尋授燕山中護衛從征乃兒不花又征驢駒河黑松林孕顏山等處巳從靖難有功成祖卽位陞大寧都指揮僉事已領神機營從征迤北充驍騎將軍又從征九龍口爲前鋒以神箭萬人射數萬賊於高崖乘勝揮左右夾擊大敗之陞中軍都督僉事賜白金文

綺鞍馬二十二年陞左都督充總兵官佩鎮朔將軍
印鎮守宣府
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蔡錫爲山東副使參理公軍機
文書六年捕鹵獲口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一千
二百石錫以誥券九年上憫公老不欲重勞以事命
武定侯郭公往代其任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年八
十二
公長身玉立膂力絕人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亦未嘗
妄殺人愛人下士恆恐不及士卒勤勸饑寒不啻在
身所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節人望見皆曰此

譚家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　鹵相戒亦曰愼無犯譚家馬葉文莊爲請謚遂得謚襄毅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字彥純合淝人歷仕洪建五朝間封平江伯卒年

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少頴敏不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未幾嗣職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塔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由畨西涉打沖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旣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朔日復七戰擒賈哈剌撫輯其餘衆

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三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給之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年舟師備倭鬪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

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
文樹碑山上

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艖二千艘疏清江浦
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風濤就管家湖
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通潮鑿呂梁徐
州二洪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
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鑿渠亘四十
里以通舟西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
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

臨淸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眛河淺澁自淮抵通州濱河置倉舍五百六十八所各置卒俾導舟可行慮緣河隄鑿井樹木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益困上覽之戚然命有司議所以寛恤者賜勅奬公與世伯務景陵時鎭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謚恭襄

公閎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閲

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遜掖士時相講
議善交際雖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
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
大洋險又有伏礁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
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
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灤之運漕渠在江淮間
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為多公久祠清江浦
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
河上

彭惠安曰英公著平交之績吾不計其終平江與運之

利吾不追其始噫三公之得失可見矣

寧陽侯陳武靖公懋

字舜卿鳳陽壽州人父亨以靖難功進都督同知戰鏖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謚襄敏公器宇宏遠識見超卓負膽氣工騎射年弱冠卽從父領兵爲前行凡壩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于單橋藁城西寨東平州鎮小河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寧陽伯食祿一千石賜誥券賚予甚厚

六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至鎮號令一新凡□人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七年先後招來降虜

部衆三萬餘人牛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虜姓名
居之寧夏韃靼平章都連等既歸復叛去公率將士
追擒之收其所部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
使者即軍中特進封爲侯子孫世襲
八年春上親征北虜將左掖兵扈從十一年冬還鎮十
二年春上復親征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
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曰是欲懈我邊備
也即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將果來見有備而退二
十年春上復北征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
龍衣禮聘其女入宮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予

駙蕃當世無與爲比二十一年詔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㪚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酋長十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上北征師還以公兵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即位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爲勲衛宣宗初從征漢庶人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兎以進上賜璽書奬諭六年還京十年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

英宗初㪚阿台朶兒只伯等來寇公逐敗之黑山等處

生擒斬首二百六十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
有餘阿台朶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公與都督李安
復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剿其賊首陳中
獲其樞密銀印生擒鹵賊孛羅雲朶兒只伯遁追敗
之久之劾罷削祿
五年春朝請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命率師往
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絶
其生路則爲死寇矣不從明春師次建寧有欲居沙
尤二縣者公曰如此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
洛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曰

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
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尋兼須宗人府事景
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恩遇益隆六年春忽得
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惜惟陛下以生民
為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遂薨時
年八十有五追封濬國公謚武靖遣官諭祭及營葬
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
公偉觀修髯語音洪亮胸懷磊落敬禮文士雖位極人
臣未嘗矣自尊大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當為中興
名將稱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一

按察司周公新

字志新南海人建文己卯舉于鄉授大理寺評事官至按察司

初名日新文皇帝呼爲周新遂更名焉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目爲冷面寒鐵公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皆走匿

巡按北京制令吏民有犯流徙者免罪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羈繫數月候詳多死獄中公奏請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外餘悉從刑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

田則下無淹滯之患上有寬恤之恩上諭都察院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

三年擢爲雲南按察使未赴命改浙江有寃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至即洗其寃釋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詢之獨一僧寺有此木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發之得一婦人屍人稱神明一巨商遠囘抵家日暮潛以其資置石下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不得往訴之公公曰必而妻有外遇也物之果然遂併治之境中有虎害爲文告

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偶行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見一暴屍遺小木布印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立正其罪召布商家給贓家人大驚其發奸擿伏多此類

嘗巡屬縣易服色以入觸怒縣官收繫獄中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謝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

錢塘令龔宗行者有廉操公微行其廳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公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公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

同僚以鶩炙饋公公懸于室後復饋者指示之某僚有受遺者必問令面寒餓公知否家故貧未顯時妻治枲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公妻荆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恧乃更爲澹泊其風節類此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

錦衣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詷事多作威福受吏賕公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更誣奏上怒令馳馬逮公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蒲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

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是夕司天奏文星墜上大悔不悅者久之問左右周新何處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主浙江城隍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

公沒無子夫人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僉事陳公祚

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僉事

自庶吉士爲河南參政將朝廷方營建武當山公言事

編置均州力田凡十年宣德初召爲御史按江西疏

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而知要陛下

備有聖質惜經筵未甚修舉講學少有程度聖賢精

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洞察宋儒真德秀

大學衍義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靡不具載明

白懇切陛下欲致太平舍是書不可願于聽朝之暇

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不宜間歇使知孰爲忠賢孰

爲奸佞古今若治若亂政事若得若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人臣以道義輔主者愈見信任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震怒曰啞蠻子朕不識大學衍義尚堪作皇帝耶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書不讀也上意解乃逮其父子妻姪闔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鎖撫婦女下浣衣局英宗即位復其官則公親已前死乞行服不聽乞歸葬終制辭益哀切有旨古人立德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裨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

求為順歸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邪上嘉其誠許之

正統三年公還朝出按湖廣擊方岳而下甚衆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遼王貴烚淫亂殘酷公與巡撫侍郎吳政奏王過坐不盡發王內亂事並逮下獄已遇赦調南京應詔復論辨戶部侍郎吳璽被誣及主事吳悅寃死事上欲窮治會犯在赦前免坐未幾擢福建僉事凡民間房屋過制悉撤去之以其材治學宮修官舍閩人謂之都料匠已得謝歸公面目嚴冷雖待

家人亦少恩意獨重其里人邢量旦則挾冊質疑昏莫乃返𦆵終歲不一至公廬公不怪也

公言事英果屢中奇禍九死不回薛文清公瑄曰永錫無一畝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產以惠其家屢偃屢起夷險薦更而勁操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真可匹休古人按文清稱公之貧如此浮薄者猶謂公不賻族此何心也

侍郎臧公綸

高密人

繇人材進階侍郎見知于太宗仁宗為太子時好田獵公以侍讀累諫不聽因奏上召太子問曰汝平日與誰最相得對曰臧綸因示所奏太子啣之及即位因詰前事公乃抗聲辨論辭益激切因怒被箠死天下聞而冤之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號古廉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改忠文

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嘗時與修高廟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

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公陳十五事一曰停止工作二曰罷四夷朝貢三曰沙汰冗官四曰濟賑饑荒五曰慎選舉六曰嚴考覈七曰清理刑獄八曰罪黜贓官九曰散處達官十曰罷遣僧道十一曰買辦作弊十

二日革接遞軍夫十三日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日設法償逋十五日優恤軍士皆中時病有旨允十四事而行之十一月復言事忤旨繫獄二十一年鹵寇犯邊擇人扈從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洪熙改元公以時政違節乃條陳二本上之上怒命力士捶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臥病一月而愈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至而鞫之已又令王指揮縛公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

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東端旁門門中相左王
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
上憐公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
宣德元年冬駕幸萬歲山召問公以激怒先帝之由詢
至數四乃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事尚有何不
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曰是第難
言耳汝之諫稿在否公對稿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
讀預修兩朝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一日上懷金錢至
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上呼至前以
袖中餘錢賜之又嘗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飲上呼曰

李時勉非朕安得飲此酒公頓首謝曰臣蒙再造之

恩不勝感激

公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鼇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旣而失釵婦徃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酧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

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
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擊
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涖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
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
須眞血竭千戶曰吾囊固嘗貯公立命索之夫人舁
醫治藥以板夾脇傅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
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
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賙給督諸
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

啻父子教化大振

公為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卽誣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荷校國學前諸生石大用薊州人是歲以書經中京闈鄉試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闈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侍講劉忠愍公球

字求樂安福人別號兩溪永樂辛丑進士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愍

父諱純菴夢文天祥至其家公生焉天性孝友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行淸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

饋之堅卻不受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恆切

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築泄拯濟之方時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爲慮已而麓川不靖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

八年癸亥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隆吏治其

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寬
逋賦以憫民窮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
以防外患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已欲嫁禍無
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
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
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
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
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
璘地遂酷拷璘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潑探其獄
陛前捽公去一日五更携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

同伙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頭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㓊匿其血裙數日客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之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舂玉映人共寶之如月嬪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鈇舒舉進士鈇官廣東參政舒雲南按察使

御史鍾恭愍公同

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卒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

父復翰林修撰與劉公球善劉公上封事約同列名進鍾疏成爲妻所知泣勸中止明日球如鍾鍾巳它往妻從屏後大叫曰爾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球驚走且歎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暴病死妻亟悔慟毎號輒曰早知若是盍與劉侍講同死耶公聞之以問母母告故公懷忿誓必伸父志

既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災異求言上言比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覘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凜爲寒心在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煦煦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顔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爲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顔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草茅時聞內豎構惡戕戮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爲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

強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也先喪氣俛首北還
荅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
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致太平無難者奈何
也先甫退瘡痍未復後心遽生願自今無徇貨色無
甘遊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
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糾劾去無
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
鑒前車愼後軛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
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畧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也先可徐圖之矣帝覽奏集

禮部集議竟寢

景帝易儲公每獨淚思痛憤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見禮部郎中章綸泣下曰上不復沂王者吾死諍之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幷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

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授綸例請謚
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
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耻之故得謚恭愍

侍郎廖恭敏公莊

字安止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

卒年六十三贈尚書諡恭愍

幼時卓偉不凡弱冠舉江西鄉試中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工科給事中十年擢刑科都給事中正統六年陝西饑命往賑之率以便宜從事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士奇當國家人有不律者率同列抗章論其不職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八年擢大理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左

少卿

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上皇被留
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
復虜仇未報爲慮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敘五典
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
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
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昔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
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
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
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
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

望篤親親之恩蒐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
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
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
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
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
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
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葢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
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

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幷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幷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可取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公爲人直易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已則釋然雖間爲潑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

廣廷大義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籍甚四方想
聞其丰采然不孑孑爲異飭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
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于鄉里故舊營護拯拔極
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食不對
賓客旣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乃笑曰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没
之日無以爲斂鬻居第供費歷府不能售鄉之仕于
朝者相與裒助假貸以佐之河東文清薛公謂公于
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眞知言哉

侍郎章恭毅公綸

字大經樂清人號廒夫正統巳未進士歷官至南

禮部侍郎卒年七十一贈尚書謚恭毅

授南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陳政事闕失一曰

躬攬乾綱二曰緝熈聖學三曰面議大政四曰爲政

得人五曰肅振朝綱六曰廣開言路七曰敬畏天戒

八曰精慎選舉九曰嚴明考覈十曰守備邊境十一

曰征討不庭十二曰禁止罪犯十三曰官吏養廉十

四曰作興人才反復萬餘言又請增解頒以廣賢路

更鈔法以順民情汰僧道以去蠹食禁越訴以懲姦

民勸屯種以養兵薄稅斂以利農多見采用
北鹵也先遣使行成公言宜暫結和好力圖修攘又言
災異非常宜下詔求言詞極剴切
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沂王東
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卽具疏陳修德
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
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愼賞賚九重名
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
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
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罷

之其惇孝義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嘗
受册封親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又以天位授陛下
尊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日朔望及歲時節旦宜
率百臣朝見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汪后于
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如此則倫
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上見疏大怒
下公詔獄炮烙煆鍊迫公引大臣扦通南宮狀體無
完膚竟不承以錘同先嘗上言故并逮之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大理卿廖
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

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禁錮愈嚴越二載英廟復辟慨嘆公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出獄中脫桎梏擢吏部右侍郎上令内侍餉公十四事疏不得内臣從旁誦數言上擊節嘆賞

命往鄭府冊妃途遇襄王入朝公謁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耶對曰然王喜曰我朝養士百年乃得此好人

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公請減其半上許之

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楊善在

禮部議論多相左忌公共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面
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也先遣使上表自稱可汗朝廷欲賜勑而疑所以稱之
者命廷臣議公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
先將置脫脫不花於何地又止稱大師又恐鹵酋慚
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爲瓦剌王庶爲得體
茂陵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大婚公言山陵尚新
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
顧諒陰大昏配情理自別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
迂公言識者韙之

成化初謝鐸修英廟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數自總裁劉定之徐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復有大於此者不書此將奚書盍上請增入錄中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至今淡以爲恨

歷官南北聚書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其要尤究心于奏議而間發爲詩亦不事雕琢云

按察使楊公瑄

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

卒年五十四

天順初公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兇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兇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孛連見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兇有洩語二兇者二兇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贬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兒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兒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即位言官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濫而屢空爲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堡墩堠廨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

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霩衢所之裏外海
塘徙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有功
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
在杭州以西湖舊濬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
過半奏請浚濬之如舊於海金門北閘水門放河流
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
于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
泥以濬濬可久不湮功雖未就慮則濬遠矣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
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

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衞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
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
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卻倭僅兩船入
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
毋蠶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
載病病亟䕶案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
無片言及私卒祀海鹽東海上著祀典
公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因逆瑾
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璇天機

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淡宮絶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科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駡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二

大學士曹文忠公鼐

字萬鍾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廷試第一仕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沒于土木贈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忠

公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願得煩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登進士授翰林修撰楊文定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於公明敏之才頗相類

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第一

公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爲英廟所眷注國朝制毋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公陳情乞將前毋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爲後例益特恩也

七月鹵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鄺埜等及公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至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追

挾進兵成國公朱勇驟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喋噤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淸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公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遽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鹵已據南河次日鹵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迫之鹵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五十二員死之景帝聞之贈公少傅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

衞百戶

尚書鄺忠肅公埜

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兵部尚書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肅

公舉進士癸巳拜監察御史南京鈔法阻滯公奉命往察擒市豪一二人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法今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奏免戍守失律應死者百餘人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逃亾者受賕輒縱出境公悉擒治抵罪

丙申北京營建役者累萬人多病上命公視給醫藥公躬履其地而時其藥食全活者無算戊戌石州人詣

闕下告變言州人與陝人羣聚千餘人謀不軌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經理其事且議用兵公至察其誣具實以聞有詔勿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巳酉陝饑華陰宜州尤甚公私匱竭乃移旁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官爲粥食之民以全活

庚戌以憂去服除拜應天尹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公政務安養市征田稅皆酌其平歲大熟麥兩岐民歸德於公悉拒弗受

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公獨任事上嘉其才特除其戎籍以示寵異時京師久雨壞民室廬

公竊憂以爲隂沴兵象遂上疏以爲安內請外在兵
統兵馭衆在將必智者然後能運籌制勝勇者然後
能奮威摧敵今邊方弗靖用兵禦寇四海之廣豈無
如古孫吳衞霍者儔苟不豫求于無事之時何以應
用于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營把總官在
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舉所知具以
名聞倘以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
舉矣上韙其議先是麓川用兵公舉定西侯蔣貴爲
將以往卒賴有功
歷尚書盡滌宿弊振舉戎務天下軍衞總旗小旗當代

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貲不能來至終身不得代乃請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為上言之多見信從

己巳夏也先入寇中人王振勸上親征公力言但當嚴飭宣府總兵楊洪固守應禦不煩六師不聽七月六軍啓行公從征出關屢奏言鹵犬豕不宜屈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又不聽王振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勑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我為大臣

豈可托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車駕至宣府過雞鳴山鹵寇踵至成國公朱勇出戰敗績公滚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復申前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厲聲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佐相對泣帳中十五日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衆請戰振又不許鹵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上北狩公死之明年詔贈少保官其子儀爲主事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死不衰

公初任陝西憲副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常以俸易一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耶卽封還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於人公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于土木士林惜之淸議無所貶云

尚書王忠肅公佐

字[illegible]山東海豐人仕至戶部尚書死于土木之難

永樂中爲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進戶部右侍郎經理陝西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便已而鎮守河南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事進尚書公敦實寬厚心地坦夷器宇洪偉在官雖無赫赫名而政無不舉正統已巳八月死于土木之難景泰初贈少保官其子道爲戶部主事

侍郎王襄敏公永和

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鄉貢仕至工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八月殉土木之難贈尚書

神氣爽邁異于常兒幼時有誘以學奕者永和曰是惡足學取其枰立碎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書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永和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之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其孝行見愛于親類此

年踰弱冠舉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

乞就教官以便養親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
憂服除改任饒州府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時饒
學聖廟弛壞請修于守不應公責以太守維風俗不
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太守大慚謝又
四年黃岡李儀來判府事卒鼎新之
秩滿羣試于吏部、[illegible]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器重之
暫禮致爲塾師 比當除奏爲兵科給事中居官務持
大體而畧細故都督王彧鎮薊州達賊千餘人犯邊
斬關而入官軍無禦之者公曰此而不罪則關爲徒
設後必有大于是者矣遂率同列抗章數之上命封

其章示戒使建功贖罪營副駙馬都尉王誼持節行

冊親王有魏承奉者蹇傲待不以禮公怒曰吾等將

命遠來今蹇傲乃爾夫慢命使是慢朝廷也罪孰大

焉承奉股慄謝過

還掌科事九載秩滿遷都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

預董營建宮殿之事殫力盡心民不知勞而事速濟

爲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旱蝗訪求民利

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于民比還特受命掌部事奸

弊爲之一清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既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受命往

治之鑿呂梁疏支河濬泄有方卒之水害息而功告
成
彝人內附詔會籍東昌公奏東昌要害之地况邇者水
溢城不浸者一階耳今以彝人處此久則非便宜因
其弱以分隸諸郡不報北還適英廟北巡公從行而
殞于軍景泰嗣位追贈工部尚書賜謚襄敏
公器宇宏廓威儀莊重且博學強記爲詩文清麗條暢
有集若干卷子汝賢曆大理評事汝霖正統戊辰進
士奉公恤民勞瘁成疾終河南布政使
公聞訃時淑人陸氏在京邸頓絕數四憤駡曰恨爲婦

人不能斷某萬叚以雪耻遂感疾亦卒汝賢奉公衣

冠同葬于吳縣玉泉之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終